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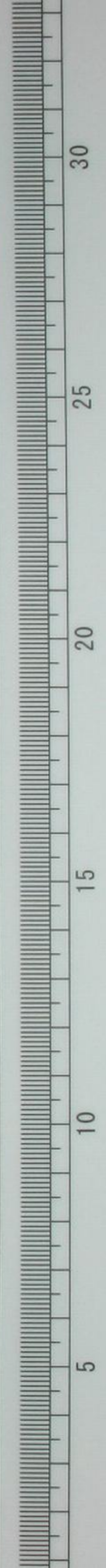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四

413
842
4



413
842
4

韓子解詁卷之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說林旧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論入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織株美櫬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旧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八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拗。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而恐天下言已為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勢光。而恐勢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勢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勢光因自投。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與此章共虛妄之甚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按為於恐倒讀行事行人也僕大僕也言

公也讀言以公為使也公佩僕璽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古者尊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商謂宋國也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讀言

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舊刊謂君

已見孔子舊刊君作已重復孔子二字亦將視子舊刊作視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魏

立於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

而字言小國便事周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舊刊上

韓策大下小下並有國字蒲阪園云吳注大事記案韓非子

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鮑叔曰大蚤邢不亡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敝齊不重增有勢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不如存亡之德

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句屬齊實利上看待邢亡而復存

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志邊侯得之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讀上始見以我有美

珠也令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增史楚平

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

之子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

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燕菜張丑誑燕境吏語

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

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

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支越舊刊接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

奔魯遂奔吳詳載尤襄二十八年

其族人曰晉迺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讀雖更遠其可以安

乎言危也山璠曰說苑說

叢載暴之事正相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魏宣子弗予任章曰魏宣子

宣子曰無故請地策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

彼重欲無厭重積也策注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

命不長矣舊刊氏作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增吳注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

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惜當作

惜作釋增釋舍也策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讀質質的也

注何舍此而不為也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

伯大說舊刊說因索地於趙弗與策帶上更因圍晉陽韓魏

伯大說舊刊說

及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民自亡讀獨亡也策作遂亡按自棄之自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

召招恐通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

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借之成東邊荆

人戰行旧刊較作輒非是柯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而不善為秦謀止其彼而休之不猶愈乎

齊及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人說山璠曰宋策作許

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不爾與上大說臧孫子憂而反

其御曰索救而得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

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旧刊患作惡諸本作患策作惡此人

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救荆之所利

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莊冲虛曰荆

情悅而許之以堅其守使齊安俱斃而已收渙人之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不相當當將

不許趙刻曰策作趙利鮑注攻中山在君過矣魏攻中山而

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孫本拔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

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越人之國以攻雖戰

睢祖此為秦獲遠交近攻而天下也有由矣

鳴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鳴夷子皮負傳

原注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增案蓋博望在鄧州向城縣而從至望邑

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從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

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舊刊人下無必字也下有乃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

避之曰神君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

子為我使者使令之人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讀言人為

上客則吾僅千乘之君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卿也子

始舍人則吾勉萬乘之君也增齊萊楚有祠者賜其舍人注

始皇紀注主厥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田成子因負

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里長里君之類讀言所至逆旅地之諸侯也增君恐父字逆旅

見父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末稱鴟夷子皮者有三其人其一楚賢人說死臣術鴟夷子

皮曰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燕商詭稱范蠡變姓名者太史

公列之貨殖是也其三齊人與田氏奪齊者記論訓私門成

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

公之難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止之孔丘

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

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蒲阪圃曰闕止之難成子出舍

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

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棄齊孰與

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

故更黨篡弑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末之考耳原于禮曰范蠡

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于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

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

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洞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主恐王字見左傳或云土人增

東周萊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問其巷人萊無

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

而不知也。更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葉作誦詩，葉更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葉注：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增：毛詩普作溥，溥濱涯也。今君天

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策作：周君天

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也。葉無：君使出之，又見難一及內

臣而又為客哉。此段雖是權語，却是理上有三分條達。

韓宣王謂穆留曰：韓策注：穆留，韓人。吳注：穆居尤及漢有穆氏通鑑大事記作穆。吾欲兩用

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

成闕止，策無兩字，闕作監。而簡公殺，讀弒通，增：策作弒，魏兩用犀首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

歲後說：襄王入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行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亡，河西地，大概言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

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儀之力是時二人皆信用於秦。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寡力者借外權。原：小權，今從，舊

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作或，黨上有其，有外為交以削地。

策有：作或，削地，作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策危：上有必字，唐荆川曰：用得

相之功用失，其人則兩用適以成，分曹樹黨之患。

紹績昧，增：希姓，錄：叔此。醉寐而亡其裘，舊刊：作裘，增：裘去文。宋君曰：醉足以亡

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增：者字，宜接在

下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光三年，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地理志在令支縣。

全在山論
而猶言者
而猶言者
而猶言者

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絕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增言蟻封高一寸則乃掘地遂得
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增蒙求注引此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
過乎杜陵詩古未有老馬不必取長途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操謬諸
而食之王大怒策無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
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

此五夫殺無罪之臣策夫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王之見

不如釋臣策無此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映其一目舊刊映作映字典映映

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而目映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映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
焉鄒君乃不殺駟之誑人其素性為然猶瞽之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原注兩宦蓋樹援也增趙本宦作官犁

鉏旧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

雖善游子必不生矣旧刊游作遊言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疆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山璠曰見二

嚴遂不善周君讀句嚴患之讀句并子章曰有缺文蒲攷馮

沮曰增東周葉作馮且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韓傀韓不

如行賊於韓傀之計術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劉辰翁曰殺韓

氏則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

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

十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乃

與此條意互相發山璠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刺客傳

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嚴政

殺俠累十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相

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嚴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傳誤策云東孟之

會韓王及相皆在焉嚴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

嚴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躡哀侯而禮之以為鄭君故哀

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

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

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

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曰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

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大事記注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

書合矣韓嚴韓嚴遂韓遂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
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亦一人豎當作堅形之誤也蓋
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
遂為內應以弑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尋政
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
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病將死公乘無正秦官

一月自問張譴曰韓王自問為是懷三十金賂之而問其疾居

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

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高誘曰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

贊曰宋共公子石食采於堵其後可師号堵師後因氏焉又

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增堵師比堵汝父並見左傳樂羊以我故菜我下而食其

子之肉答曰對曰其子而食之菜作其子之且其菜作誰不

食樂羊既字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又見入

孟孫獵此段不可別提人得麇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問

而求麇答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人問

復召以為其子傳增說死貴德其御曰人問訓曩將罪之

今召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麇又且忍吾子乎故曰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九

漢南子微下
有而字來作
躍无至字求
應不有字在
三字近評連
上文

樂成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

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

為之是也讚言子之言固是也增非緣義也為利也吳疆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怖以為象箸為舊刊無不

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王之盃玉盃象箸此文又必不盛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短當作短荀子衣

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列子朕衣則

短褐釋文短音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

襜褕短者曰短褕有作短褐者誤又墨子舍其文綉却有短

褐而欲竊之宋策隣有短褐注豎使之褐吳注一本短褐姚

本注短一作短韓文考異云短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

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

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短文選則用下管切是唐

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

皆傳寫之誤云國策短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

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巫

馬期統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

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圓曰作短誤齊俗

訓必有菅屨跣躄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而食茅茨之

袍為短褐大布據此則云高誘無說者失考

下舊刊食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

足矣增言不足以供其欲也聖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薛三公東

下為字恐必字訛

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通雅

云九尋在徐州莒魯之間馮厚齊以朝鮮東尋九種非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舊刊懼作畏增誤說字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舊刊使下有人字箕子謂其徒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增凌趙注醉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舊刊徙上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增說

質無使字勝其可得乎說山訓莊子竝載王元澤曰此亦譬喻

陳軫增魏策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增橫樹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喻軫遊諸侯皆合然使十人樹

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舊刊作至夫舊刊無此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與孟子天下易

魯李孫新弑其君增經世書曰三桓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

死者始灰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讀血血也

似灰也炭亦言之灰古語案灰者血着土久而成及其土也

無可為者矣今李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母乃當作

賈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益滋有不可知

者也并子章云母灰訛言新弑其君其惡灰滅反土未可知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一

大書卷之七

也山璠曰母音無也耶古字通未可知也言季氏存也 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增齊大夫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增物趙作暢時則訓暢月音暢月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其樹創

斯離之爾雅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山璠曰數讀為

數離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列子周

子作邀聲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

日察見淵魚者不祥與王濼傳察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

志事大而我示之知微事大而我示之增言有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宋宿於逆旅列子

更有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列子一人下有其一

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莊答曰列子答

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惡吾

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行賢而去自

賢之心莊子列子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行賢而去自

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衛人嫁其子增汜論訓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因私

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旧刊無陪其

所以嫁旧刊陪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增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七 十二

知以富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藏財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如此，豈不悖哉？呂子遇合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於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為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必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注：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已謀者，以為患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增：管子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亦用人，吾不仕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約。鄭子陽事同。

田伯陽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

以為則異。飯氏曰：以下合。公孫友友一作自別而尊百里。

自刑之為則異。舊刊無。惠子曰：此非也。慧惠通惠施也。往

者，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田伯陽事未聞。

說林下。舊刊割下篇系第八。卷首有第二十三字。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莊子馬蹄怒則分背相踉，牛馬類以足聲類曰躡也。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一人舉踉馬。讀言就馬羣。

伯樂音博勞。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七。十三。

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踉此自以為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踉肩而腫膝增踉肩短夫

踉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

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子巧於相踉馬而拙於任腫

膝任相訛上夫事有所必歸夫原作大而以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原連置猿於柙中柙檻也傲真則與豚同故勢不便

非所以逞能也逞言作程課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正位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

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侈命也山瑞

當作幸字又作幸因誤作命蒲坂圓曰曾御覽毋作不暴人作

鳥有翩翩原注音周者字典引此作周注二作翮金谷世雄

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引韓子作周三引阮嗣宗詩云周二

此周二蓋蚩二距虛之類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人之所有飲不足者

不足以飲也言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銜其羽者以

阮籍詠懷詩周二銜羽蚩亦念飢注引此文翮作

周重首作首重銜其羽無其字不可下有以字也作矣

鱣類氏家訓書證說似蛇蠶似蠋兩雅釋蟲輒鳥蠋注大蟲

同蟲狀似蠶墳首睥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蠋注

灌中蟲說材訓今蟬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取

說苑人見蛇則驚駭見蠍則毛起漁者持鱣婦人拾蠶利之

所在皆為責諸楚策責諸懷雜乃注孟責專諸諸吳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駕馬千里之

馬時一其利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

者惑也鳳卿案惑當作急雖云下言君上必採用者以當其

字疑矣泥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桓赫增疑杜赫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

者也讀不衍文則事寡敗也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川刊過作適三作遇劫適夫

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

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言兩知之也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

宰三坐乎蒲阪圃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策張儀

不然將不免王孫賈與其媚於季子因說以貴

主讀言大夫也而輕國增貴主媚宋君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列子弟下有曰字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上揚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通雅卷之七
君俱自所以

楊朱曰子毋擊也列子母作子亦猶是也使女狗白而

往列子刊使上有曩者字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陳深曰以素

出以汚人狗且惡之况於人乎

惠子曰昇執鞅井子章曰當作快決決以韋為藉故或從韋歟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持扞扞捍同射用韋充臂以利弦者

謂之遂一物三名增字或作捍內則注捍拾也可以捍茲又

於左臂以遂弦東操弓關機山璠曰關貫通增變同越人爭

為持的弱子扞弓增原道訓扞鳥号之弓注張也又尸子鴻

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呂子慈母入室閉

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昇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誤也

字音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管曰水之以涯飯氏曰其無水者也

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

乎山璠曰而亡屬下蒲阪圓曰范睢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

亦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通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

之負其百金債也而理其毀瑕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

者十四字句拾百負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

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止者負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駟如之因曰臣能檄鹿見王舊刊檄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六

按撤當作繳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撤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繳于虛賦徵執受訛斂子道曰山氏意蓋謂臣能徵獲鹿王乃御車使之徵鹿而不能及故此人代而御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駟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慎

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

門之外井子章曰廬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之如

是其易也易輕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增如忠孝蕭愧密春愚之密言密勿勤苦

也鳳卿按言舉車之易誠知子之言則越王何為後十年之後遂其志也而密二辛苦知彼堪笑也反諷公子謀大事輕舉也山璠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民家也家人藏其皮冠

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藏之也夫弄天下而家人藏

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言家人恐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於韞是不知其為讓天下之人也

三蚕相與訟一蚕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蚕曰爭肥饒之地一

蚕曰若汝亦不患臘之至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月臘日也盧蓋反而茅之燥

耳茅包虱物增燥恐焦字誤飯子道云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耳可懷快投挈以至齊者若又

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增噉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噉者虱所生

故謂屍懼人乃弗殺人視其不肥而不用之於祭也莊子濡之母

固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且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虻者原曰注或作蚘增山璠曰韻會虻字注引爾雅翼載此文虻作蠅顏氏家訓吾初讀莊子蠅二首

非子曰蟲有蠅者一身兩口爾雅諸書蠅蝻名蠅又非二首

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虻字蒲阪園曰字書

寬哉讀言不寬也宇迪曰不被於利絜哉山潘曰寬絜當易地湯正路云二哉

句讀言不被於利利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字曰三

子西不免此章意不分曉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之言也故曰

直於行者曲於欲讀言通人情也鳳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邑

從者曰此嗇夫嗇夫字讀抑此嗇夫官始春賦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鄉有嗇夫職獄訟收公之故人

賦稅漢有虎圈嗇夫所職不同皆小臣之名公之故人

縣尹曰公增春秋末說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

語伯有公奚不休舍胡舍作焉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

此人說苑作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原注振

也我過者也振救也荀子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

是不振有以求容於我者家語辨政王注作吾恐其以我求容

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邊原注魏人魏策作謂宮他曰東周策高注為我策作子

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下十一字

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魏臣

重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天齊不以

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注有公不知曰

以此說齊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王齊王必以公為有魏

也必囚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不有魏公

是公有齊也也字因以有齊魏也有魏也

白圭謂宋令尹曰則恐楚令尹而下云荆賀君之孝也則恐楚令尹

故國官非理也則恐楚令尹而下云荆賀君之孝也則恐楚令尹

六年宋景公卒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杜注近官有原注謂矣今

君以主也而務名不姓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失權也

大敬重公則公常用宋矣滿夜圓曰用如以師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

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車一人焉各也先達者達

入為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致也鮑叔言而相之亦見呂故

諺曰巫咸鄭曰巫咸七發巫咸治外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

醫讀秦越人也增史記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

見本姓秦名小齊越人今史無小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

通雅云扁鵲秦少齊成式笑任道昇呼扁鵲為扁後讀甄大

言本州引曹憲音布典反乃信之又曰扁鵲姓秦字越人扁

縣郡屬渤海智按地志無扁縣而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

以齊越人此為近之然今史記無以齊二字其曰扁鵲者黃

帝時有扁鵲而秦越人在戰國時人号之為扁鵲今所傳難

經乃越人作非黃帝之扁鵲也託名耳宋雷敦作炮灸三卷

亦非黃帝時之雷公漢志有黃帝扁鵲俞附方隋志有雷公

注神農本草四卷此乃非戰國之越人宋雷敦然必偽託

者海篇之雖善除讀除病也秦策扁鵲不能自彈也讀蓋謂

誤收也讀除病也秦策扁鵲不能自彈也讀蓋謂

六友夫彈者痛外儲右上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

此與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

卒必讀卒也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轅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斷車轅而行去也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正義七月作十九日呂子作七日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謂杜氏曰楚史名謂

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

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死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蓋其軍

制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今吳舊刊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言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

曰不可晉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不如賂之乃

割露山在蒲阪圓曰蓋之陰五百里以賂之能正江淮之北楚

東侵廣地至泗上陳深曰倚相二策所謂擊其階阪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山璠曰恐有誤說死指武作吳必夜至甲裂墨壞彼必薄我

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讀言成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陳列而友左史曰吳及復作復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蒲阪圓曰魯哀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之交綏與此異韓趙相與為難韓子魏策無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策

下有得字增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

以讀曰與

御覽制
伏同有
人字無
下九初
字有
作有
字

以字 同刊無

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儲下為魏王構之

西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史構講兩字常雜構構購亦然今凡為和之義者

定讀從媾為交結之義此乃皆朝魏為諸侯此事蓋在韓武子時楊慎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甚奇

齊伐魯索讒問讀呂氏春秋作岑鼎增左傳讒問之魯以其

賈原注賈與馮同往齊人曰賈舊刊也魯人曰莫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

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

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後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

以鼎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

韓咎策注大子立為君而字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家

大事記史襄王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蟬爭為太子時蟬蚤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蟬蚤遂不得歸韓

立咎為太子國策與世家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

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

者不立其弟也增策恐韓咎入韓秦母恢曰西周策高不如

之不立也注非山瑤曰咎當作之秦母恢曰注周臣不如

舊刊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為戒戒為途中不立則曰來效

賊也策效作効增致致也反粹以德韓咎也

靖郭君人間訓注齊威王子封將城薛客多以諫者策無靖

郭君謂謁者曰策無毋為客通策無齊人有請見者策無曰

臣請三言而已策有過三言一策作益臣請烹策注所謂靖郭

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有而字海大魚楊慎曰三字因及志人

訓因靖郭君三字曰請聞其說人問訓請作願葉請以下

復有客曰郭無靖臣不敢以死為戲靖郭君曰郭二字願為

寡人言之之注亡無同言無此也荅曰君聞大魚乎

網不能止繳不能結也人問訓作鈎弗能牽蕩而失

水蕩注集韻蕩放也言自放螻蟻得意焉螻蟻得意君長有齊

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墨子旗猶

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見齊語文以異

荆王弟在秦此條又見秦不出也增權謀篇發端云楚公中

射之士曰資臣白金臣能出之因載白金之晉見叔向曰荆

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白金委叔向受金非是晉平公曰

可以城壺丘矣增左傳晉人以宋五大

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增左傳晉人以宋五大必不敢禁我城壺丘

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德

荆東周策注彼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

善乃城壺丘謂秦公曰秦伯時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

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好金見百鎰遺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二十四

闔廬攻郢魯定四年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

者讀言溺人一飲而止讀其人飲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沉之趙本注喻楚常為五

鄭人說難作有一子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

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

者為盜已見說難

金澤 林寬季客校並書

韓子解詁卷之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八

加賀國臣 津川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松田永子雲 校

觀行旧刊有第 二十四字

明主獲法術之士以為寶鏡利於自見 無咎見疵明過之事是謂觀行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短也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已

助序文注 韋皮繩喻緩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故雖

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禹獲之勤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舊刊作

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使也舊刊作離朱孟也治要離婁

易百步而難肩睫非百步近而肩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王

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言勢可為者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

之恐脫淺深矣季布傳有以闕陛下韋昭云闕見陛

注善惡也言觀其喜怒以闕人主善惡今故明主觀人不

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舊刊無不能自舉資育

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法術之士

離朱鳥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已甚矣並夸飾之詞雖後不害

安危舊刊有第二十五字陳深曰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

惡舊刊有三曰生死舊刊作隨法度法言守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意億

人必知
而避何
立奔車
覆舟之隆

七日有信而無詐道別危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

割於法之外終稱訓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字有

使天下皆極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不敢自棄

小人出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名篇國

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俎奔車之

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法令之其道順故後

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脫衣食二字雖責責不能行廢

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舊刊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十二字句言下財已盡而上

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

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

骨聖人之救危國也非有先王論夫談者有悖於目而佛於

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字書佛遠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

拂耳讀言以拂耳之諫為福也山云安作福以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

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

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陳子淵曰治病在忍痛撥亂在

忠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或曰刻剋已之刻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

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本不疊此四字則上不失下不亡

上不失天下不亡其國讀言人主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亡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

而不知上下之不權其力而有事成而幸其臣其臣非盡如

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原注言人君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

看言不盡力於權衡以御其臣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

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也如此則上無以

使上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疆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

舊刊無下故萬乘也讀上段言田成故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言齊主失二柄故臣得以成其篡弒

也舊刊作得奪主殺天子也山璠曰齊而無是非不敢討賊

賞於無功使讒諛諛諛面以詐諛為貴誅於無辜無罪使

偃原注僂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其文柄也

明主 評評 係另

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召亂原注言故不外失同屬卿按上以天性三字恐行

失之近遠謂朝廷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周之奪

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

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明主之道

忠法盡力其法忠心盡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竟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置立也荀子儒效篇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

於萬世者之謂明主劉涇溪曰意甚迫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

守道旧刊有第六字

守道 旧刊有第六字

補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乃陳明卿曰每以伯夷盜賊設喻亦見莊韓之套然立說雄奇快徹不厭其複

聖王之立法也王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

以旧刊衍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讀言情

盡者名立讀言情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賞罰好惡無私情也增荀子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成猶盡也故民勸力而樂盡情不

虛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

而務至於任鄙增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奮發出而怨旧刊

為責守道者皆增旧刊作出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

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陳深曰賞罰明則下盡力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五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其所易內儲上殷法刑罰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曾參史與俱廢張之象

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謂

則身不全貴者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謂

明主之守禁也貴者孟賁夏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

害於其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貴者無故能禁

貴者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憲邪者友

正大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至作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

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何字也此二字餘

法度量信則伯夷不失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不得法分明則賢不得奪言不得不得侵弱衆不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其所姦人不微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毅則伯夷不得亡通雅曰

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必誅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

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不用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六

予不舉六卿宰子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臣也通雅曰闕

田常為亂則誤矣東書不著于昏不明夫差子胥諫夫差死

亡國之畫孫吳之畧廢世治不須盜跖之心伏原注法度

也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服恐甘而無瞋目切齒

傾取之患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客傳索人臣垂拱舊刊有金

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插於嗟喟原注于夜之禍原注君臣

矣增刺客傳搯腕索隱掌後曰晚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

右手也聚脣或焦脣呂子順氏焦脣乾肺或聚眉即攢眉也

服虎而不以押押論語注云禁姦而不以法原注無法聖人所

塞偽而不以符契符此責者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押

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

也立法所以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預備也謂換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王女子不來

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策注即微生高也案古今人表微生

高亦作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不獨字恃比干之死節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舊刊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詐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舊刊有

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

法今本法作賞讀言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

於責者之情不以死易生明舊刊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

則守國之道畢備矣罪故跖犯法不止若必罰信法則跖懼

殺身故不盜况

常人知之乎

用人旧刊有第十七字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
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
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
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適也鄭風緇衣勝其
官勝堪也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原注
則見功讀負荷也任也兼故內無伏怨之亂讀伏怨也外無矯
服之患言心服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恐脫也使士不競官故
技長使人不同功功下同故莫爭訟飭令作爭訟止技長立則
疆弱不彀力讀彀與角通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
至也

許林矣仲
魯般字也
蓋于所謂
輸子者
其人也

釋法術而心治任心為堯舜字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參意

度治要脫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王爾

守規矩尺寸治要守則萬不失矣言萬不失也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治要有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而不見于晉之禍不肖者以罪而不見危偃剖背見安盲者處

平平地也而不過旧刊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

下之恩孫本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增山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用人 八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也術也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

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怒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賞罰也

明主之表興舊刊作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

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斷因攢而統攢鑽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鑽字與曰鑽書通制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讀婦

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女縫衣必攢指其所通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

聞之曰舉事無思者堯不得也讀言雖堯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可與救危國故明舊刊作人主厲廢耻招仁義山口招猶揭也莊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孫鑣曰此語又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二一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旧注謂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内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

字誤莊子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故人主結

其德書圖著其名不載宰我書不著子胥云可証人主樂乎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二一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旧注謂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内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按事反其實也原曰注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禍曰刊作禍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言易主也自君言之故不云主而云身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猶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

給則伏怨結結怨也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賞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原注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是以召亂揚慎曰彈疽入髓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燕見憎不能盡力而勢功魯見

說而不能離歿命不避國刑也而親他主見憎見說皆為燕王所憎愛也如此則

人臣為隙穴隙穴窺主也言挾篡盜之心也孟子鑽穴而人

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讀的為射者表儀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己刑刊禍伏怨乃結言不誅其

其連坐者也故下不服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

法極極通讀非此交文耳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原注聖人以無心發

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亦復也如此則上無殷夏

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極至也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儲望讀外飾也緒暴雨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言內

蕭牆疏屏也而固金城於遠境言折衝千里也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

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也。圖遠禍生肘股，亦觀。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

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

國，溺者。說林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必不生矣。如此則上下親

內功立，外名成。批本廢法求治，忽也。圖遠切中戰國之弊。

功名。舊刊有第二十八字。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功名成。孫月峯曰：公子固好用此排字法，是波瀾。是

頗挫亦自可喜，合二為一見變固佳。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後稷不能羨也。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勞。舊刊脫勞字，群書治要亦有。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促也。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百疾得

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

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材於高山之上，而

下。舊刊而下字。臨千仞之谿。舊刊材非長也。位高也。樂為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三非

不肖也。位界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舊刊

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

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故安

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士，則

行一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

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故臣主同欲而異使利也人主之

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

何孟春曰是在今至言兩喻俱奇持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

至治之國君若操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職也故

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本亦作易於事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

其一而末得其也三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近者已親

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

不載於世增不為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舉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行尊者載之以

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助如此故太山之功

長立世楷本作常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日月名

名注作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舊刊舜之所以

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

大體舊刊有第

古之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讀觀

因字引有入君二字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治

意心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十一

於信云云

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文選注作垢非而察難

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必於繩墨而不違也不急法

之外不緩法之內法急緩一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

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

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散及午則散純樸不散心無

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

民不失命於敵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創傷也雄駿之士豪

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墨子琢之盤孟銘於鍾鼎功著于盤孟銘篆者盡鑑又云功績銘乎金石著于盤孟注

盤孟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孟飽注取太公為武王作盤孟之銘誤又漢志及田蚡有孔甲盤孟取義以名書記年之牒空虛故不載故曰

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見莊子以下歲之壽操鈞視

規矩舉繩字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下將良劍之名而齊萬民

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

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

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茲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

體紀綱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讀羅法也詩維離於羅之離也魚無失水之禍

如此故天下無舊刊不治不治

上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治要必載讀謂君上

如天地也覆育之心如天地也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

擇小助不擇細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水故能就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
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大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
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讀如因山谷也增字云治要歷作措圓
山川歷藉義同言因其勢治之也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
治要伏怨作上下交順以道爲舍不飾也舍物作舍非舍宅
伏行非也也喻老篇爲之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
至也欲之則德無舍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八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33